

近代史資料專刊

義和團史料

近代史資料專刊

義和團史料

(上)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近代史资料专刊

义和团史料

(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近代史资料专刊
义和团史料
(上、下)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印刷厂排版
湖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开本 34,375印张 10插页 984千字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500册

统一书号:11190·051 上、下册定价:4.05元

永信
鎮安
乾字
北義
合團
人等
金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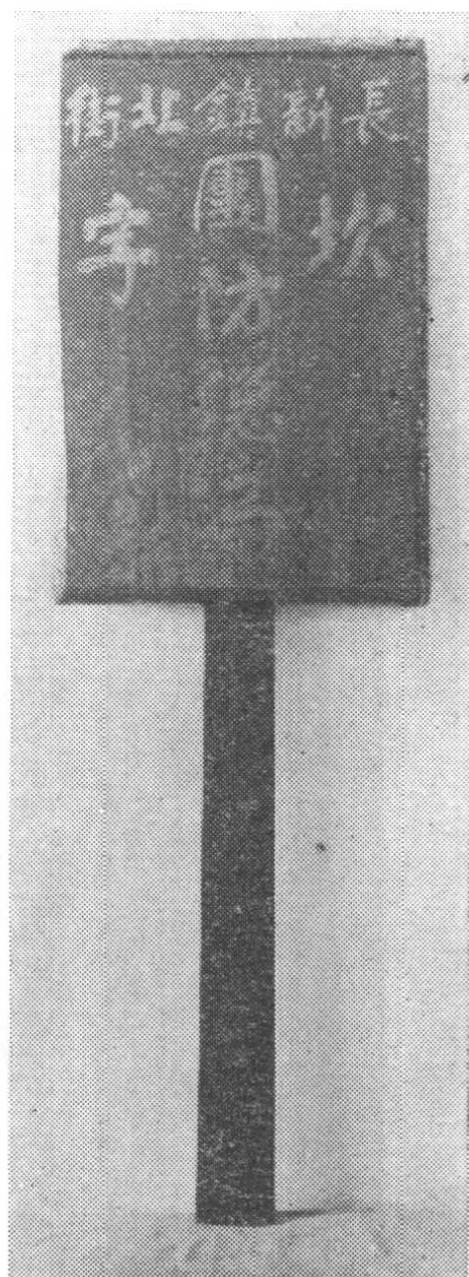
信安鎮“乾”字義和團印章
(天津市歷史博物館供稿)

义和团的一方印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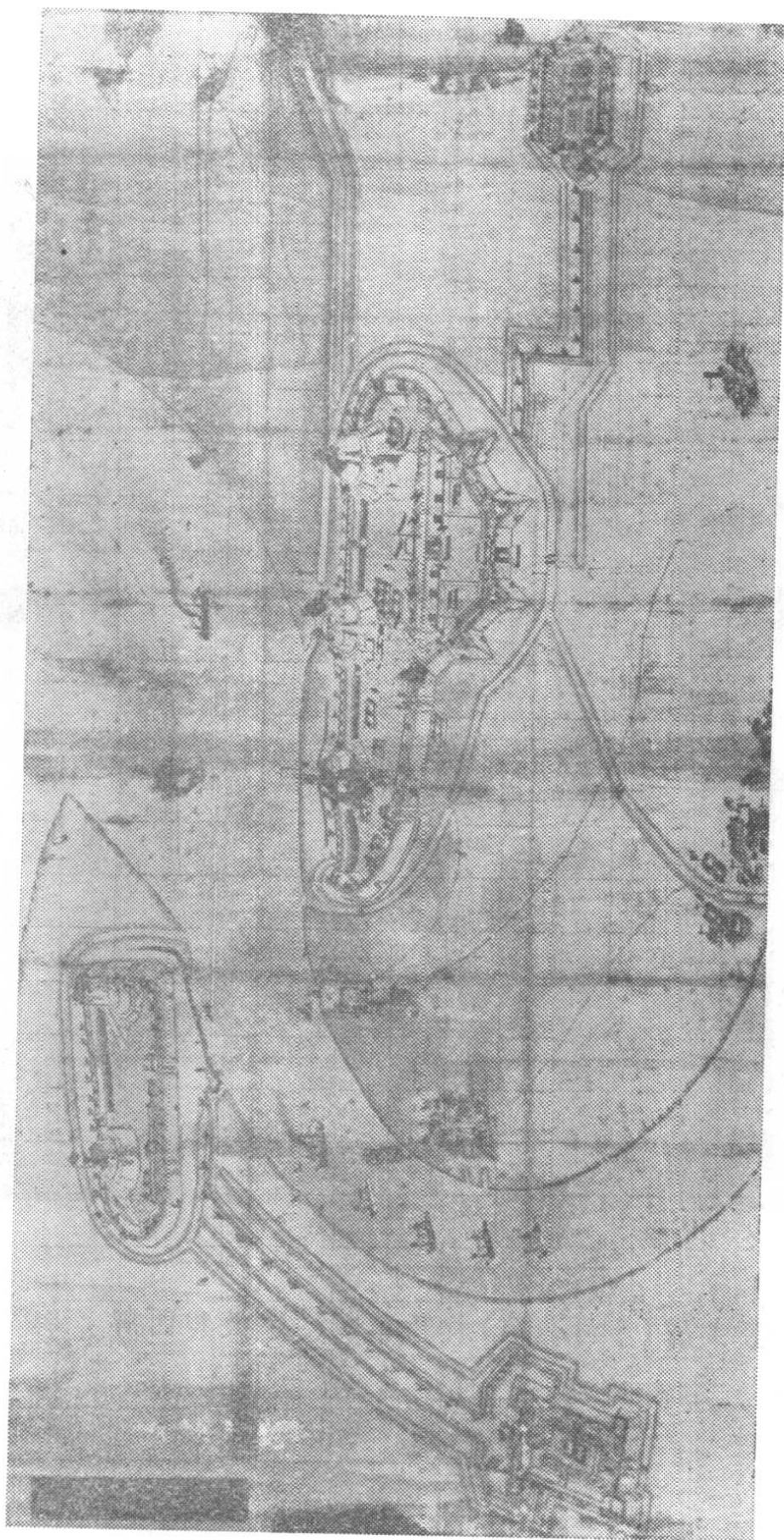
印章为木质，长方形，通高2.9公分，长14.4公分，宽3公分，无柄，印背及印侧皆无字，印背并有长裂两道，印文为阳文、仿宋体。

信安镇在义和团运动时，分属永清、霸州。中街道北为永清界，道南为霸州界。乾字义和团曾在真武庙设坛，属永清界分管。故在印文中称真武庙乾字义和团为“永邑信安镇乾字北义合团”。当时保管与使用此印者为真武庙坛口二师兄陈大庆。一九五八年，陈大庆原住房拆除改建，才从房柁窟窿中发现。此印章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的义和团的一方印章，现藏天津市历史博物馆。

陈瑞芳



直隶省(今河北省)长新镇“坎”字义和团牌



大沽海口营盘图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供稿)

大沽海口营盘图说明

此图反映了一九〇〇年以前，大沽口清军兵力，炮台位置、大小、数量，带兵将领，以及其他各项军事防御设施。

原图长140厘米，宽67厘米。图内用铅笔线分成若干方格，每方格为五平方厘米，不注比例。全图用矿物色着色，河道为浅蓝色，陆地为土黄色。画面右部边缘处因反铅而呈现模糊。图内各项标注有损坏。现根据图中标注和参阅有关材料，整理说明如下：

此图方向是上东下西，右南左北。依此判断图中各个部位，符合文献记载，亦符合现在实况。

(一) 河道右边为南岸大营盘。共有大炮台三座(原注四座)，自左至右，即海字老炮台，炮台上旗书海字，左边有水雷直镜房，右边有水雷电钟房；镇字中炮台，炮台上小旗书镇字，大旗书罗字；威字南炮台，炮台上旗书威字。大小平炮台四十三座，台洞各处安设大小前后膛炮一百三十九尊。由清军将领记名提督大沽协副将罗荣光带协标练兵一千八百名、水雷营雷兵、水勇二百零八名驻守。

图的右上方，即长墙拐弯交接处(在图的边缘，图上只见一半)为南滩新营盘。有滨海平炮台十三座，暂设大小后膛炮位八尊。其前方有水雷斜镜房。

图右中，和南岸大营盘长墙相联的为草头沽营盘。周围营墙设大小前后膛炮五十一尊。由开花炮队营驻守。

图右下一小村落即为草头沽。

南岸大营盘左边，即图中靠河边的小方块为招商局。

沿河岸往下为外国引水房，图上标有三面旗，左上为英国旗、右上为美国旗、下为法国旗。

图中间下方村落为东沽，沿小河边有一小方旗，为美国国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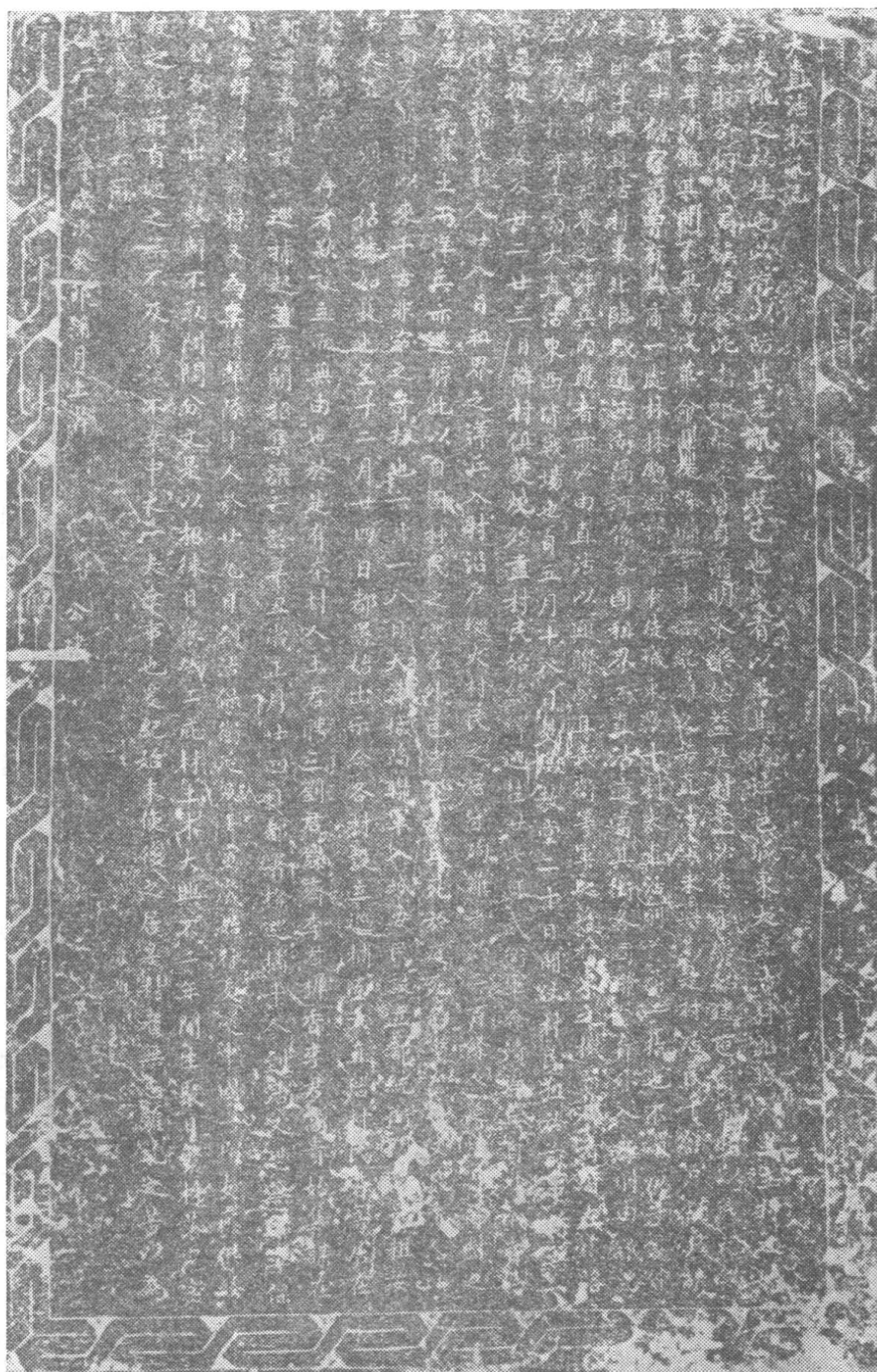
各炮台之间，由长墙贯通。长墙长十八里，直达小站盛字军驻营地。

(二) 河道左边即为北岸营盘。共有大炮台二座，左边为高字后炮台，炮台上旗书高字；右边为门字前炮台，炮台上旗书门字。大小平炮台六座。台洞各处安设大小前后膛炮五十三尊。由记名总兵刘祺带领直字两营驻守。图左下为北岸石头缝营盘。台洞各处安设大小前后膛炮四十三尊。由尽先副将史济源带保定练军左营驻守。

北岸炮台之间亦有长墙贯通。

此外，在南北岸炮台前的河道中设有守口大铁锚链及软木筏二道。在拦港沙以内，守口大铁锚链以外有大小沈撻水雷。拦港沙距炮台二十余里。

(说明：张黎辉)



天津《大直沽救乱记》碑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供稿)

武强县教案赔款清单 (1902年)
(河北省博物馆供稿)

六 廣

- [illegible]

1000

第 一 章

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

大清光緒二十八年三月五日
大清光緒二十八年三月五日
大清光緒二十八年三月五日
大清光緒二十八年三月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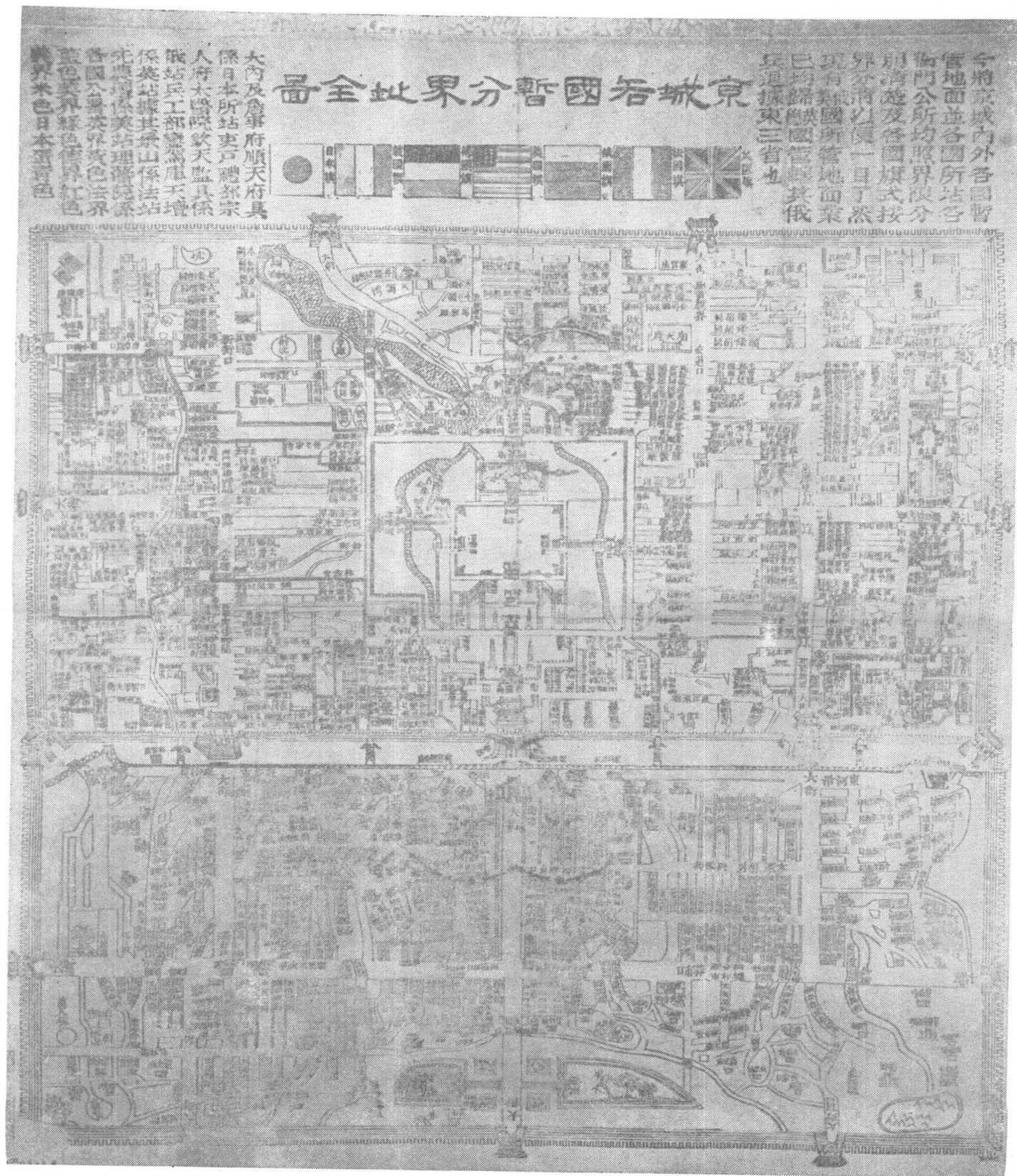
各款業經四時平議姑自議之理均不謂其合利所議條款開
列於後
計開

饒陽縣天主教民九十六戶計銀兩磚土房五百二十七間地三千
零八十四畝半以及傢俱什物並的給如所已經東前住其議
案錢六萬六千八百七十一千零此款已於光緒二十六年十二
月至二十七年三月五月初三次付竣又二十六年天主教民
大小男婦被害者二十七口二十七人續行被害教民者七口
又補給西沿河周家下太子權款項以上三款由東分撥各在
案指案錢四千零二十千五案案
藩憲將發津貼銀二千五百兩國家子權現已議定酌給案錢
六千十餘兩有外匯折價案錢一百千議定由東自行籌辦外
其餘五百千當在前項款內付給所有賠換人命產物已由
縣為名照議定數目至接案中來條照撥下條報數核款一併
送交嚴嚴總案查核酌量分給未領銀兩教民折案今案作為
一律完結自此次賠款議結後該教民各歸本村復業不得尋
仇惡報凡係事關被害之家無論新舊一概作為了結從此中
外一家民教和睦共尊平恕口無惡語立合同均各為據為
據各執一份以憑遵守

光緒二十八年三月五日
大清光緒二十八年三月五日

天主堂
深州知州
饒陽縣知事
饒陽縣紳士
天主堂
深州知州
饒陽縣知事
饒陽縣紳士

饶阳县属教案赔款合同（1902年）
（河北省博物馆供稿）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界址图
(中国历史博物馆供稿)



光緒二十三年秋之月中浣
陸軍部編繪

天津城厢保甲图说明

此图反映了一八九七年前至一九〇〇年天津城概貌。全图长一八四厘米、宽九十八厘米，墨线彩绘，不注比例，但各部分大体匀称。作者刘瑞清，生平不详。

图的中心部分是天津旧城，立体感强烈。因此图绘于义和团运动前夕，所以天津义和团活动具体地点，大都可以从图上找到，这对研究义和团在天津各地活动时的地理环境有所帮助。例如著名老龙头车站、马家口、盐坨、水师营、武备学堂、陈家沟、三义庙等均有标注。租界紫竹林，高楼耸立、道路交错，对研究义和团战斗条件亦有启示。

我们希望此图对研究天津义和团活动有所裨益。

（说明：张黎辉）

序

今年是义和团反帝运动八十周年。为纪念这一伟大的运动，悼念反帝斗争的先烈，总结惨痛的历史教训，给历史科学工作提供材料，我们编辑了三种资料，即《山东义和团案卷》、《筹笔偶存》和本书。

列宁在研究世界战争的真实情况时说：“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不应当引用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一定要引用关于各交战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总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历史科学，就“要象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三十年来，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义和团》、故宫博物院编的《义和团档案史料》、北京大学编的《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我们编的《庚子记事》以及《近代史资料》杂志等，再加上报刊上所发表的资料，总共约近四百万字。今年山东、天津、东北各地同志和我们所编的资料，至少也在三百万字以上。这些资料对于义和团的记载和议论各式各样，真伪杂糅，褒贬相间。要想寻找“完全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的资料，还须经过一番整理工作。

整理工作就是把收集到的资料认真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找出无可争辩的，真能说明客观情况的材料。只有根据这样的材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分析，才能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来。如果没有材料而夸夸其谈，象影射史学那样，捕风捉影，断章取义，那就是历史科学的罪人。如果不辨材料的真伪，不管记述的是非，合于自己口胃的就顺手拈来，不合口胃的就一概抛弃，这样写成的文章就不能使人信服，也不能列入科学之林。历史科学工作收集资料要广泛，整理资料和运用资料要严肃认真，必须

反对主观武断和敷衍潦草。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资料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列宁称义和团为中国的起义者，而中外反动派却污蔑义和团为“拳匪”或“拳乱”。对于那些污蔑义和团的资料回避或者片面铺张，都不是科学态度。史料是客观存在，不能抹杀，也不能夸大。《中外日报》的《论义和拳与新旧两党之相关》一文，胡说旧党反对戊戌变法，要殄灭新党，“乃组织出义和团”。“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把义和团反帝运动完全歪曲了。还胡说组成义和团的旧党分四派：一是“野蛮派”，“凡支那之苦力者皆属此派”。二是“小说派”，“凡支那之平民皆属此派”。三是“闭关派”，“凡支那之士大夫皆属此派”。四是“联俄派”，“凡支那三品以上之人皆属此派”。竟破口谩骂，说什么“野蛮派”，“不知为人之理”，什么“闭关派”，“仇视西人……与狗之吠生人一理也”。猖獗嚎叫，颠倒历史，极为混账。本来不值得理睬。只有把它看作帝国主义走狗的表演，做为他们与中国人民为敌的铁证，还是一份好资料。如果抄袭它的话来评论义和团，那就是歪曲历史。过去和现在所编辑的义和团资料，义和团自己的文献很少，支持或同情义和团反帝运动的文献也不多，而污蔑义和团运动的东西却连篇累牍，使用这些资料，应特别注意。

第二，各种资料所记载的义和团事迹很不一致。《山东义和团案卷》、《筹笔偶存》等所记载的义和团，是以贫苦农民、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团体，应是真正的义和团。庚子年五月中旬以后，载漪、刚毅等所组织的奉旨义和团，是清朝王公大臣和投机分子的集团，应是伪团。杀死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者是董福祥的兵，杀死德国公使克林德者是荣禄的兵，都不是义和团。把伪团和清军的行为都说成是义和团的活动，那就颠倒了历史。这个问题《景善日记》五月二十一日条记载得很清楚：“真正义和团系安分良民；其中匪徒固不乏人，伊等依附其间，实为伪团，无恶不作，颇于真团之名声有妨碍。”义和团为清政府所利用，进入北京，各坛口各自为政，从来不曾控制过北京。控制北京并且控制义和团的是清政府的步军统领、团练大臣载漪之类，闯入皇宫和王府衙门的义和团是载漪等所组织的奉旨义和团。“四人帮”